

滴阿耨下奴湛然上宅耆舊上渠夷懷妊有身一禁也挽晚音

奉佛學 資德太子農圃生華嚴行中意集衆齊集衆等
金翅 藏經板子卷拾平路積沙聖寺永遠流通

大德五年辛丑九月 日

謹題

阿育王傳卷第五

禽五

聖目安意三藏安法欽譯

優波毘多因緣第十一

尊者優波毘多在摩突羅國那羅跋利精舍
阿練若處住時北方有一男子念佛出家讀
誦三藏善能說法所到之處三契經偈然後
徐休

說法後自思惟厭倦如此經明之事欲求坐
禪聞摩突羅國有優波毘多雖無相好教授
禪法最爲第一即到其所合掌白言唯願尊
者教我禪法尊者趨多觀察此人必應現身
獲得漏盡復更思惟此人今者應教何法而
登聖位乃知其人爲他說法當入聖位尊者

毘多語彼比丘曰介隨我勅當教授汝比丘
答言唯願奉教尊者語言汝於今夜宜應爲
人演說法教比丘即更作三契明而欲說法
問尊者言當說何法尊者答言當說多聞有
五事利益善解諸大善知諸陰善知諸入善
知十二因緣自善解了不從他受悟三契明
已說法已竟便得阿羅漢毘多語言子擲籌
著窟中充其一數尔時宿羅城中有一商主
名爲天護於佛法中生敬信心恒樂施與欲
入大海求於珍寶而作是言我今入海安隱
得還當於佛法作般遮于瑟護佛法神當擁
護我即便發引到於寶所大取珍寶安隱迴
還時有羅漢比丘尼入定觀察彼長者竟爲
作不觀見必作重複思惟誰爲福田知有一
万八千羅漢二倍學人及以生死持淨戒者
當爲福田又觀此衆誰爲上座而是上座爲
是羅漢爲是凡夫知非羅漢乃至復非須陀
洹人乃是淨持戒人名阿沙羅我若發悟必

受我語即往僧中語上座言上座何不好自莊嚴上座意解謂嫌髮長衣服垢膩即剃鬚髮淨自澡浴比丘尼念言上座不解我語後日更至上座前亦作是言何不自嚴飾上座謂爲衣色不正便更洗衣而來僧中比丘尼復至上座阿沙羅前又作是言何不好自莊嚴上座瞋言我淨澡浴著新洗衣有何不莊嚴比丘尼言此非佛法中莊嚴佛法得須陀洹斯陀舍阿那含阿羅漢是名莊嚴

又復問言上座汝聞天護長者入大海還欲作般遮于瑟不上座荅言已知又問福田之人可有幾許汝爲知不荅言不知比丘尼言

禽五

作福田者純阿羅漢有萬八千在學地人淨持戒者二倍羅漢汝爲上座云何以此有漏之心最初受他供養恭敬上座聞已便欲悲泣比丘尼言何以悲泣上座荅言我今年老云何能得盡諸漏也比丘尼言佛法現在令人得果不擇時節大善丈夫之所讚歎但能

修行必得盡漏一切時中常能與果上座今可往那羅跋利阿練若處尊者邇多今現在彼當教授汝於是上座便往其所尊者邇多即出迎接以水與之使令洗脚上座言不見長老優波邇多終不洗脚諸弟子言此是邇多即時洗脚而入尊者邇多教化檀越作好飲食洗浴衆僧洗浴既已優波邇多時使維那打捷椎作是唱言恭敬解脫羅漢悉入禪坊時阿沙羅睡不覺唱輕入禪坊入已復睡衆僧作制其若睡者擎燈供養時阿沙羅最爲上座先在前睡維那即便促燈著前而三彈指阿沙羅覺起而擎燈巡座供養尊者邇多入火光三昧萬八千羅漢亦皆同入火光三昧阿沙羅見已歎善覆自慚愧即說偈言

和合共一處

跏趺如龍盤

咸皆在地敷

定心而端嚴

皆入勝三昧

光明如燈樹

稟形同是人

瞻仰所不及

禽五

三

尊者見阿沙羅其心調順即授以法得阿羅漢與籌著窟中於是阿沙羅還於本國比丘尼見上座來而語之言今始端嚴上座答言蒙汝恩故今得端嚴今時長者天護即作般遮于瑟聚集十六万八千羅漢復有二倍學人淨持戒者時此衆中阿沙羅最爲上座而爲呪願所施極少受果報勝長者問言佛種種說法云何九十日正見上座作此二語上座答言子爲欲發汝本善根故汝今知不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時我之與汝俱爲商主莊嚴船舫得入大海大寶珍寶到於沙壇垣即以珍寶聚於沙上爲毗婆尸佛作塔有天神言過七日已當有大浪水將汝安隱至閻浮提而作供養我之與汝以造塔緣九十一劫不墮三惡八難之處常生人天重以斯業又於今日我得羅漢而汝遭值最勝福田得供養是一万八千阿羅漢等此非少施果報極多也長者子生死長遠何以不入佛法

出家時長者子即便出家得阿羅漢尊者優波邠多在那羅跋利阿練若處今時摩突羅國有一婆羅門深著我見有優婆塞語婆羅門言何處有我婆羅門言誰說無我法優婆塞言尊者邠多純說無我之法於是婆羅門即往阿練若處見尊者邠多與千万衆前後圍遶而爲說法尊者邠多見婆羅門已知其心念爲說無我及無我所亦無有人亦無丈夫無有衆生諸陰皆是生滅之法亦復皆是苦空之法婆羅門聞說此法即斷身見悟須陀洹出家學道得阿羅漢尊者邠多而語之言取籌擲著窟中尊者優波邠多在摩突羅國時有一族姓子出家恒患睡眠教授與法常復睡眠尊者教語遣令向阿練若處坐一樹下覆復睡眠尊者邠多於其坐處周而化作深千肘坑忽便驚覺極大惶怖心念和尚優波邠多即時尊者邠多化作一小徑得使通行便從中過至尊者所教授已遣還本處

會五

四

去至樹下生大歡喜和尚脫我深坑之難尊者即立其前語言此坑不深若墮三惡道坑又墮生老病死之坑甚深於此汝若不見聖諦生老病死之坑復過於此汝聞此生老病死坑已便離睡眠精進思惟得阿羅漢尊者翹多即遣擲籌使著窟中

尊者優波翹多在那羅跋利阿練若處時東方國有一族姓子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善能營事所至到處諸比丘衆皆共勸請使知僧事作如是言長老必營僧事檀越因汝得生善根衆僧因汝獲得供養時彼比丘厭倦多事不肯營理聞優波翹多教授第一即往其所曰言唯願尊者教授我法尊者觀察此是最後身應獲道果唯福未具是以不得尊者語言若隨我勅當教授汝荅言唯然受教尊者語言汝當爲衆僧勸化辦於供養白言尊者我未知此國誰有信心者荅言汝但往化必有信心者比丘聞已便於中前著衣持鉢

入摩突羅城有一最勝長者見此比丘生未曾有心便往禮敬而問之言阿闍黎欲須何物荅言尊者翹多使我教化我今不知此中人民誰有信心誰無信心長者言阿闍黎慎勿憂愁一切所須我悉爲辦荅言明日欲供衆僧長者即爲辦具比丘得已在上座前長

禽五

五

跪捉食衆僧上座即爲呪願呪願已訖得阿羅漢尊者翹多語使取籌擲著窟中

尊者翹多在那羅跋利阿練若處住時南天竺有族姓子入佛法出家善解造作塔寺所行來處諸比丘僧每常請作僧房塔寺其後不久心生厭倦營務之事往詣優波翹多所白尊者言唯願教我禪定之法尊者觀察此比丘者必應現身盡漏得道修福未足又復觀察以何事緣可得成道知彼事要營造塔寺然後得道遂便語言能隨我勅當教授汝荅言受教尊者勅言未作塔處今造塔寺未作僧房處爲諸賢聖造作僧房

白尊者言阿闍黎未知此國誰信誰為不信尊者語言汝足堪能但勸化去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一長者長者接足為作禮敬而問之言阿闍黎從何處來荅言我從南天竺來長者問言欲作何事荅言我從尊者處多求受禪法尊者教我使營塔寺造作僧房

長者語言莫有憂愁一切所須悉當供給於是比丘將此長者共量佛地繩未到地比丘便得阿羅漢果使捉一籌著於窟中雖得羅漢所營塔寺盡使都訖

尊者趣多在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入法出家貪嗜飲食由此貪故不能得道尊者即請此比丘明日受我食明日尊者為作乳糜盛滿鉢與語言待冷而食便口氣吹冷語和尚言已冷尊者言子今食雖冷汝欲心火然亦應以不淨觀水洗汝心欲令欲火滅尊者以一空器著比丘前語言吐糜滿器尊者語言食再嚼此糜吐空器中不欲吐之

俛仰而吐此所吐食語尊者言涎唾以合云何可食尊者語言一切飲食與吐無異汝不觀察也汝今應觀食不淨想即時聽法盡諸結使得阿羅漢語使擲籌著於窟中

南天竺有一族姓子少欲知足好於麁弊不以酥油塗身亦不煖湯洗浴亦不食酥油乳

禽五

六

酪獸惡生死身體羸劣不能得道而作是言誰當教授我聞尊者優波鞠多在摩突羅國便往至其所到已尊者觀察應現身盡漏以羸劣故不能得證尊者即煖浴室辦諸浴具約勅年少道人為塗酥油以水洗浴與好飲食身心柔軟為說法要即盡諸漏得阿羅漢於是以致籌擲著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辭父母欲向尊者趣多所求欲出家既出家已極愛著身故復欲還家便往尊者所辭欲還家尊者語言且待明日明日禮尊者足即欲還去道中見天寺而作是念若還向家父母或能為我作留難

事不如即住此天寺宿明日當還詣尊者所尊者即夜化一夜又擔死人來更有一夜又空手而來二鬼共諍一言我擔死人來第二者言我擔死人來前一鬼言我有證人此人見我擔死人來時此人念言我今畢定死竟應作實語語後鬼言此死人者前鬼擔來非

是汝許後鬼大瞋拔其一臂前鬼以死人臂還續如故後鬼復拔一臂前鬼更拔死人臂還復補處後鬼拔其兩脚前鬼悉以死人脚補之如本如是二鬼共食所拔新肉即便出去於是愛身之心即便都滅後至尊者所度使出家爲說法要得阿羅漢便令擲籌著於

禽五

七

窟中

南天竺有一族姓子入佛法出家愛樂已身數數洗浴酥油塗身食好美食身體肥壯不能得道即向尊者所而作是言唯願教授尊者觀察此比丘者現身應得漏盡以著身故是以不得尊者語言能受我語當教授汝化

作高樹語令上頭四邊化作千肘深坑語言放右手又言放右脚後放左脚更復語言盡皆都放此人于時分捨身命都放手足即時到地不見深坑亦不見樹爲說深法得阿羅漢便語擲籌著於窟中

摩突羅國有族姓子向尊者邈多所欲出家於是尊者即度使出家以慳覆心故不能得道尊者勅言汝今可修布施之業白尊者言都無所有以何布施尊者言如法所得飲食衣鉢之餘持施上下座初日語時不肯欲與後日尊者遣二弟子在是比丘兩邊而坐各耳中出光是慳比丘生敬上心減少食分施上下座後日有檀越多持好飲食來與便心生歡喜而作是念由昨日少施今日得多復轉多施上下座如是慳心破已尊者爲說法要得阿羅漢遂便語使擲籌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求欲出家即聽出家常好睡眠不能得道尊者邈多遣

使向阿練若處坐禪坐禪復眠尊者化作七頭毗舍闍倒懸空中卒覺見已極大怖畏走詣和上所和上問言汝何以來白和上言在彼林中有七頭毗舍闍倒懸空中極可怖畏尊者語言汝今還去詣彼坐禪白言極怖不敢復去尊者言毗舍闍不足畏怖更有極可畏者汝不畏之睡眠可畏甚於毗舍闍毗舍闍遮汝睡眠睡眠遮汝聖道毗舍闍者能害一身睡眠之患害無量身毗舍闍者不能使人留住生死睡眠之患淋漏於人流轉生死汝今還去詣彼坐禪從是已後畏毗舍闍不敢睡眠思惟法相豁然解悟得阿羅漢語使

舍五

八

捉籌擲著窟中

有一族姓子詣尊者優波鞠多所出家尊者即時度使出家爲其說法得須陀洹道而語之言生死之法不問多少皆可惡賤汝當勤求上果彼比丘作是念言我已斷三惡道何須進求上勝之果遊恣縱捨人天之中極至

七生此何足計尊者翹多將是比丘入摩突羅乞食真陀羅村中見一小兒舉身生瘡瘡中滿虫尊者翹多語是比丘言見此小兒不此小兒是須陀洹人族姓比丘問尊者言以何因緣生真陀羅家遍身生瘡疽虫臭穢尊者荅言佛在世時有一禪房中有維那有一

羅漢比丘身體少痒把搔有聲維那瞋言汝身有疽虫瘡耶此中把搔出向真陀羅村去羅漢比丘語言莫作是語使汝得罪尔時維那即從懺悔精進用行得須陀洹道不求上進由是因緣舉身瘡生疽虫臭穢生真陀羅家受大苦惱彼比丘聞是語已即勤精進得

羅漢道便復與籌令著窟中

真陀羅子尊者翹多即爲說法得阿那含道生淨居天

摩突羅國有族姓子詣尊者所而求出家出家已尊者教觀不淨結使暫不現前自謂已得聖道更不求上勝尊者語言子莫自放逸

舍五

九

勤求聖道白和尚言更何所爲我今便已得
阿羅漢尊者告言子汝但未見乳陀越國迦
羅和女故自言是阿羅漢以未斷結使生憍
慢心白和上言我欲遊行詣彼村落尊者言
子去於是便去漸漸遊行至乳陀越國得又
尸羅城晨朝持鉢入城乞食次第乞食到迦
羅門中女擎食出而少現齒於是比丘便起
欲心顛倒惑著以鉢囊取酥取麩彼女亦生
欲心而作是語阿闍黎不觸我手不聞我聲
暫遙見我而生欲心彼比丘久習不淨觀取
其齒相即觀作白骨人因是白骨人觀得阿
羅漢便說偈言

慾現外賢好 嬰愚染惑著 知了內生厭
亦復不減損 見其實體相 心即得解脫
以漸還來至摩突羅國見尊者趨多尊者語
言汝見迦羅和女不咎言稱實見尊者言善
哉汝所作事今始得辦於是便擲籌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長者錢財所有自然衰耗家

計幾盡唯五百舊金錢在作是思惟我今當
詣尊者趨多所而求出家此金錢者作醫藥
直療治疾病即詣尊者出家得出家已常倩
他沙弥藏此金錢尊者語言若能知我無我
是名出家此五百金錢可與衆僧答言和尚
此五百錢是我衣服湯藥之直尊者即將向
房裏化作千金錢語言此千金錢作汝衣服
湯藥之直汝五百金錢施與衆僧從和尚教
便以施僧尊者教授即得羅漢於此金錢不
復貪著遂語擲籌著於窟中

摩突羅國有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學道尊
者即便教授以法得須陀洹得已不復進修
尊者勅言汝勤修道業答言和尚我以斷三
惡趣何須更修尊者晨朝著衣持鉢共此比
丘向摩突羅城次第乞食乃至真陀羅子身
有癩瘡父母以葦削削瘡極令血出而爲著
藥患其疼痛不能堪忍尊者語其弟子言汝
見此不此是須陀洹問和尚言以何業緣受

大苦痛尊者答言佛在世時禪坊之中有一維那時有羅漢比丘身生瘡痂少多把搔維那瞋言汝身上瘡以葦刷把即挽手而出語之言汝向真陀羅村去阿羅漢語言汝得大罪今可懺悔時彼維那懺悔精進得須陀洹得道訖不求進故受此大苦生真陀羅家介時比丘聞是語已心開意解精勤不久得阿羅漢便使擲籌著於窟中尊者即為真陀羅子說法得阿那含道命終之後生淨居天

摩突羅國有一勝長者生於一子年始一歲命終復生一長者家亦年一歲而復命終如是次第生六長者家皆年一歲而便命終最後復生第七長者家其年七歲為賊將去尊者趨多觀此小兒應當現身得於道果而復為賊之所惱尊者復為度彼即便入窟化作四兵欲捉彼賊彼賊恐怖來向尊者叩頭禮拜尊者見已為說法要得須陀洹捉此小兒

手布施尊者尊者於是度此小兒及彼劫賊令悉出家皆得阿羅漢盡各語使擲籌窟中尊者語此小兒可觀汝親族而化度之於是小兒即坐觀察見於七世本身父母愁憂苦惱便到其家而語之言我是汝子莫大愁惱即為說法皆得須陀洹如是七長者家悉為

禽五

土

說法皆得須陀洹

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尊者教使坐禪便得世俗定初禪二禪乃至第四禪得初禪時便自以為得須陀洹及得二禪謂得斯陀含三禪謂得阿那含四禪謂得阿羅漢更不進求上勝之法尊者勅言汝莫放逸應求上勝法答言我已得阿羅漢更求何勝法尊者欲化度彼作善方便而語之言子汝可遊化詣諸聚落於是受教遂便發去尊者即於道中化作賈客復化作五百群賊來破賈客殺害斫剝族姓比丘即生恐怖自知非阿羅漢而作是言我雖非阿羅漢是阿那

舍時彼賈客亡破之後有一長者女語是比丘言阿闍黎將我共去比丘荅言佛不聽我與女人獨行長者女言我遙望阿闍黎而隨後行比丘憐愍故相望而行尊者復化作大河長者女言阿闍黎渡我過河道人在下流婦女在上流婦女墮河佛聽比丘水火難處捉婦女出女婦墮河語比丘言救我此難小時比丘即便捉出當捉之時生細滑想便起欲心於是自知非阿那含出河已竟女作是言阿闍黎活我命即是我大家道人心生交通之想捉女人手將向屏處欲共行慾乃見是尊者趨多趨多語言汝言得阿羅漢云何如此尊者即便將至僧房教其至心懺悔罪咎爲說法要即得阿羅漢語使著籌於彼窟中摩突羅國有一長者子新娶婦竟辭其父母向尊者所求哀出家尊者即時度使出家教以禪法及其坐禪心念已婦顏貌端正尊者即化其婦在前而立比丘見已語其婦言

汝何以來荅言汝喚故來比丘復言我跏趺坐來默然無言何時喚汝荅言汝口雖不喚我覺觀喚我汝以口喚便爲慙愧若以心喚不爲慙愧寧爲心慙愧不口慙愧口由心生心不由口汝不欲觸若不欲見者何爲有此覺觀之念汝既捨欲若復還念如似嘔吐而

禽五

十二

更食之尔時尊者現身在前爲說法要得阿羅漢即著籌窟中

尊者趨多遊行聚落到曠野中見五百客放牛人皆來迎尊者接足作禮在一面坐尊者爲說法要悉得須陀洹果以牛還主放牛人於是出家盡得阿羅漢遂使擲籌於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學道尊者趨多教授禪法即得世俗四禪得初禪時自謂已得須陀洹果乃至得於第四禪時自謂已得阿羅漢果尊者語言汝勤精進可求上勝荅言和尚我已得羅漢尊者意欲更授禪法使在阿練若處住尊者遣化道人往

問訊問訊已在一面坐化道人問言汝於誰邊出家答言我尊者邇多所出家化道人言汝大福德汝之和尚是無相好佛化道人問言汝誦何經答言我誦修多羅毗尼阿毗曇又問言汝於佛法頗有所證未答言我有所證已得須陀洹乃至得阿羅漢又問言汝修何道得此四果答言我以世俗道化比丘言若以世俗道者汝非得道果是凡夫人聞是語已便於三界生厭患心即詣尊者所白和尚言我非得道唯願和尚更教授我於是尊者即時教授禪法精進修習得阿羅漢便語擲籌著於窟中

金五

七

摩突羅國有一長者子新娶婦已心生念言我於佛法欲求出家便辭父母父母答言我唯有一子死猶不放何況生在子白父母言若不放我我終不食於是斷食從初一日乃至六日父母恐其死故即語之言當從汝願但出家後與我相見子言若放我者當來奉

見於是父母便放出家即詣尊者所出家而自念言我與父母有要若得出家許還往見便白和尚往見父母及見已婦婦語之言汝若不與我爲夫婦之道我棄汝死時此比丘即生悔心欲得捨戒作是念言我先見和尚然後捨之詣和尚所誓首白言我欲還家尊者告言小住且待明日於是尊者即於其夜爲作現夢使是比丘夢到父母家見其婦死父母親族嚴備葬具送其婦屍棄於塚間須臾之頃見青瘀爛臭蛆虫滿中忽然驚覺即以夢事往白和尚和尚聞已而告之言汝可往看實如夢不時此比丘乘和尚神力忽便到舍見其父母已送婦屍棄著塚間疽虫咬食如其所夢思惟觀察重生厭惡得阿羅漢即便還來和尚問言汝見婦不答言已見婦之實相遂便語使擲籌窟中

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學道尊者教授獲得四禪自謂已得四沙門果尊者邇多知

其未得而作方便教使六日供養衆僧族姓比丘往摩突羅城見五百優婆塞皆來禮拜語此比丘言阿闍梨欲作何等答言彼阿練若處課我六日供養衆僧優婆塞言阿闍梨莫愁此事當爲辦之尔時比丘即生慢心思惟言我非羅漢阿羅漢者已斷慢心詣和尚所而作此言唯願和尚當見教授我猶未得阿羅漢也於是尊者爲說法要得阿羅漢即便擲籌著於窟中

時罽賓國有一比丘名曰善見獲世俗四禪得五神通若無雨時常能請得雨起增上慢自謂已獲阿羅漢果尊者邇多將欲度彼化

舍五

古

使十二年旱諸人驚怕詣尊者所而作是言願爲我等請雨尊者答言我不請雨罽賓國有善見比丘極能請雨於是國人即遣使往請彼比丘善見比丘便受其請以世俗五通力飛至摩突羅摩突羅國中人民勸請言阿闍梨爲我請雨便爲請雨時乃大雨滿閭浮

提一切人知生大歡喜皆設供具而來供養尔時善見大得利養便起憍慢而作是言優波邇多所得供養不如於我便自思惟阿羅漢者無有我慢將知我今非是羅漢即往詣尊者求教授法尊者語言汝不堅持佛法云何教汝佛不聽比丘請雨汝復生憍慢云何

自言我得羅漢即向尊者至心懺悔尊者教授便得羅漢使著籌窟中

尊者邇多作是念言提多迦爲出未也觀猶未出尊者尔時將比丘衆至提多迦父母之家漸漸轉少唯二比丘往到其家乃至獨往長者問言阿闍梨何以獨行答言無有弟子

是故獨行欲供給者便來供給長者言我樂居家不得供給若後有子共相給使尔時長者生子皆死後生一子字提多迦漸漸長大往尊者所遂使出家學道年滿二十與受具戒初白之時得須陀洹第一羯磨得斯陀含第二羯磨得阿那含第三羯磨得阿羅漢尊

舍五

十五

者總多作是思惟我化緣已訖以法供養佛竟饒益同梵行者使諸檀越大得饒益而令正法相續不絕又作是念我多利衆生有窟長三丈六廣二丈四得阿羅漢者各以一四寸之籌滿此窟中今涅槃時到語提多迦言子佛以法付囑迦葉迦葉以法付囑阿難阿

難以法付我和尚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以法付囑於汝尊者總多告諸大衆却後七日我當涅槃今時即集十萬羅漢學人與淨持戒者不可稱數白衣之衆無量千萬尊者於是飛騰虛空作十八變使諸四衆皆生歡喜於無餘涅槃以窟中籌燒尊者身一萬羅漢見尊者涅槃亦入涅槃諸天種種供養已然後起塔如來涅槃以法付囑人亦不得久住何以故諸天不擁護故若付囑天法亦不得久住何以故諸天放逸故是以如不付囑人天法得久住如來欲涅槃時入世俗心作是思惟諸四天王應來我所時四

天王已知佛心來至佛所右遶三匝頭面作禮在一面坐佛告四天王我今不久當入涅槃我涅槃後汝等諸天擁護佛法別語提頭羅吒汝可擁護東方佛法語毗樓勒汝今擁護南方佛法語毗樓搏又汝今擁護西方佛法勅毗沙門汝今護持北方佛法滿千年已

法欲滅時非法衆生極爲甚多於閻浮提破壞十善放大惡風天不降雨穀米湧貴霜雹爲災河泉少水樹無華菓人之威德生酥熟酥漸漸竭少未來之世當有三惡王出一名釋拘二名閻無那三名鉢羅燒害百姓破壞佛法如來肉髻及以佛牙當至東天竺南方有王名釋拘將十萬眷屬破壞塔寺殺害衆僧西方有王名曰鉢羅亦將十萬眷屬亦破壞塔寺殺害道人北方有王名閻無那亦將十萬眷屬破壞僧坊塔寺殺諸道人東方當今之時諸非人鬼神亦苦惱人劫盜等賊亦甚衆多惡王亦種種苦惱謫罰恐怖乃至東

會五

十六

方拘舍弥國王名曰大軍亦有十萬軍眾圍遶大軍王生一子身著鎧甲手中把血從母胎中出其身有大力士之力今時五百長者同時生子皆身著鎧甲手中捉血從母胎出即於其日天大雨血大軍王便使相師占相其子相師言曰此兒必當王一天下唯有一過多所傷害初生子時大設供養極有威德如日之威難可看視是故名爲難可看視乃至年滿二十今時三惡王毀滅佛法殺害一切欲向東方大軍王聞其欲來王極大恐怖而作是言此三王今同心擊我我當云何有天神語言汝以天冠著于頂上捨王位與汝子將五百力士足能摧伏大軍王即捨王位及以天冠結頂之具悉以與子即名此子爲難看王五百力士用爲輔相五百輔相各自莊嚴辦種種器仗即共鬪戰殺彼三王并其眷屬所將兵眾悉皆除滅便還舍弥作閻浮提王時華氏城中有婆羅門名曰大與多知

博學一切典籍無不了達取大種姓與已相似娉以爲婦大福德人當從此生當懷妊時作意欲與一切論士共爲論議相師占言此子生者必能摧伏一切論士乃至滿足十月而生面貌端正及年長大亦能通達一切典籍有五百婆羅門作受學弟子從其習學經

舍五

十七

論呪術如是多諸弟子即名此兒爲多弟子即辭父母出家學道讀誦三藏經書都盡今時華氏城中有一長者名曰須達那取門戶齊等女以爲已婦有勝人當生於此當懷妊時母樂閑靜心意調善好修忍辱相師占言此是兒志乃至初生即名須達素言善意後以漸

長大辭父母出家翹勤精進得阿羅漢少欲知足兼多知識心悌閑靜在邊房中後向香山中住大軍王命終難看王戀慕懊惱種種供養後爲起塔多弟子三藏將數百千眾白拘舍弥說法難看王向三藏所聽法即除去憂愁於佛法所得信敬心念如來功德及與

沙門能施無畏問諸比丘言彼三惡王於幾時中毀滅佛法答言十二年毀滅佛法王言我今十二年中當作般遮于瑟於是王在拘舍弥作般遮于瑟當作之日閻浮提普雨甘雨一切穀米一切樹木一切花果皆悉成熟閻浮提人爲欲供養諸衆僧故來向拘舍弥

介時衆僧多利供養飲食衣服無有誦習讀經行道但晝則俗話夜則睡眠貪著利養莊嚴身體著好衣裳當於介時無遠離樂無寂靜樂無禪定樂無智慧樂唯寶穢身以爲堅實爲法作怨非法增長法幢將傾慢幢欲立正法欲滅熾然使火燒壞法輪法海欲竭法山欲崩法城欲壞欲伐法林欲覆定慧斷戒璎珞與於正法作大過患天龍夜叉輒聞婆皆生譏嫌言此諸衆僧不修善業如是惡人壞滅佛法常習諸惡多作不吉少有信心爲邪見壞諸善根本今悉斷滅不畏殃各無悲忍心遠離真諦拔倒法幢不信不調好作惡

業破法經律害出家衆好行諸惡長養憍慢諂僞詐稱偷劫法庫佛法滅相今悉覩見法海欲涸餘光無幾學惡法者無智慧者必滅佛法諸天不喜不加擁護由此事故却後七日正法當滅諸天空中極大懊惱發大音聲而作是言如來正法後七日夜因諸比丘聞

舍五

大

諍故滅時拘舍弥有五百優婆塞爲佛法故諫諸比丘滅其闍諍皆唱惟哉如來行法必當滅壞法流必斷釋師子法今則爲彼惡黨誣斷遂作偈言

金剛之身心 猶尚有壞敗 況危脆身心 而當不碎壞 一切見聞法 其性自磨滅

安隱好時過 毒惡勢已至 有智者盡滅 數現諸世惡 相佛必滅壞 世間欲黑闇 無垢法日沒 大冥苦將至 救世尊法盡 善惡誰能知 若不知諸善 云何能得知 解脫之正要 及以人天道 若不知諸惡 云何而得離 佛法如明燈 得修集諸善

佛法若在世 福田勝無量 佛法若滅者
作福田有量 我以不堅財 當易堅牢法
佛法從今日 滅盡一何速

拘舍弥五百僧坊寺當布薩時諸優婆塞皆
有忽務不得往香山中阿羅漢各修陀羅
觀閻浮提衆僧當於何處布薩即知凡是佛

弟子皆集拘舍弥布薩衆僧既集尔時僧遣
維那唱言今十方僧和合布薩時三藏比丘
多有弟子最爲上座白諸衆僧言世尊十方
弟子皆來集此如此大衆我爲上座我已到
多聞彼岸而猶不能具持佛戒今此衆中誰
有持戒比丘而當說戒今十五日極可愛樂

會五

十九

日月分明衆僧皆以說戒故皆和合現閻浮
提沙門釋子盡來聚集是最後集此中誰能
持釋師子戒修陀羅起而合掌在上座前而
作是言願可布薩我能說戒如佛在世舍利
弗目犍連所持之戒我今具持但願說戒三
藏弟子字噫伽度惡而無慈生嫌嫉心捉持

利刀殺修陀羅時有夜又名爲樂面而作是
言閻浮提內唯有一阿羅漢云何殺之便以
金剛杵打噫伽度頭作七分修陀羅弟子復
殺三藏於是已後佛法尋滅尔時大地震動
大星崩落諸方火起諸天空中擊磬失聲四
方火烟起十方諸天空中涕泣佛在世時見
佛夜叉五體投地覆面下向作是言曰從今
已後不聞佛法不聞毗尼不聞戒律法橋已
壞斷絕法流法海乾竭法山崩倒法寺已盡
法行已絕法藏已壞法甘露已竭能說法者
皆悉已滅教坐禪者亦復已喪佛母摩訶摩
耶從天來下悲哀涕泣而作是言咄哉惟哉
我子三阿僧祇劫所集之法今日滅盡我子
徒衆能師子吼者爲何所在勇健威猛摧魔
軍者今安所寄從法身生者亦何處去納衣
空閑者今爲所在能持佛法者復何處去也
諸善勝法盡離衆生閻浮提好莊嚴事一切
盡滅猶如月蝕法施無畏施財施信戒施忍

